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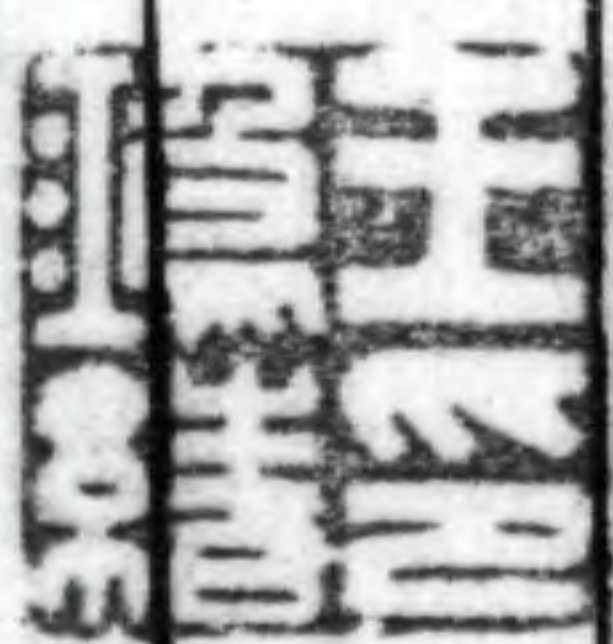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書

答朱元晦秘書

示及諸君操舍出入之說呂子約所論病痛頗多後  
二說亦頗得之然其間似朱子細按孟子此章首以  
牛山之木為喻又以夜氣為說而引孔子之言為證  
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無出入然操之則  
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本  
在內也及其舍而亡也謂之出可也非心出在外蓋  
不見乎此也無時者言其乍入乍出非入則出也莫





南軒文集卷二十  
知其所止也此大槩言人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存者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主一爲務乎呂子約之說既誤以乍存乍亡爲感之用而後說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盡存亡相對雖因操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體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別尋本體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遷動一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亦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久且熟則天理窺明而心可得而盡矣

又

某向來有疑於兄辭受之間者非它也意謂若其初如伯恭之說承當朝廷美意受之可也後來既至于再至于三守之亦云固矣非尋常辭官者比也若只是朝劄檢舉不許辭免指揮行下則是所以辭之之義竟未得達于君前而被君命也若君命不許辭而使之受則或可耳今初未嘗迫於君命也忽復受之恐於義却未盡不知劉樞曾如此報去否

又

示以所定祭禮私心亦久欲爲之但以文字不備及



少人商量今得來示考究精詳甚慰論議既定須自  
今歲冬至行之乃安但其間未免有疑更共酌之古  
者不墓祭非有所畧也蓋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  
祭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體魄之藏而祭也於  
義何居而烏乎饗乎若知其理之不可行而徇私情  
以強爲之是以僞事其先也若不知其不可行則不  
知也人主饗陵之禮始於漢明帝蔡邕蓋稱之以爲  
盛事某則以爲與原廟何異情非不篤也而不知禮  
不知禮而徒徇乎情則隳廢天則非孝子所以事其  
先者也某謂時節展省當俯伏拜跪號哭掃洒省視

而設席陳饌以祭后土於墓左可也此所疑一也祭  
不可疏也而亦不可數也古之人豈或忘其親哉以  
爲神之之義或黷焉則失其理故也良心之發而天  
理之安也時祭之外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  
祭禘義則精矣元日履端之祭亦當然也而所謂歲  
祭節祠者亦有可議者乎若夫其間如中元則甚無  
謂也此端出於釋氏之說何爲徇俗至此乎此所疑  
二也大抵今日之定祭儀蓋將祭之以禮者苟無其  
理而或牽於私情或徇於習俗則庸何益乎鄙見不  
敢隱夏幸精思却以見教庶徃復卒歸於是而已至



於設席升降節文皆甚縝密穩當它日論定當共行之且可貽之同志非細事也

又

近伯逢方送所論觀過之說來某前日洙泗言仁中亦有此說不知如何大抵以此自觀則可以察天理人欲之淺深以此觀人亦知人之要也岳下諸公尚執前說所謂簾窺壁聽者甚中其病耳伯恭昨日得書猶疑太極說中體用先後之論要之須是辨析分明方真見所謂一源者不然其所謂一源只是聽度想象耳但某意却疑仁義中正分動靜之說蓋是四

者皆有動靜之可言而靜者常爲之主必欲於其中

二者爲靜終有弊病兼恐非周子之意周子於主

靜字下注云無欲故靜可見矣如云仁所以生殊覺

未安生生之體即仁也而曰仁所以生如何周子此圖固是毫分縷折首尾洞貫但此句似不必如此分仁義中正自各有義初非混然無別也更幸見教

又

中字之說甚密但在中之義作中外之中未安詳蘇季明再問伊川答之之語自可見蓋喜怒哀樂未發此時蓋在乎中也只如是涵養才于此要尋中便不



是了若只說作在裏面底道理然則已發之後中何  
掌不在裏面乎幸更詳之又中庸之云中是以中形  
道也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以中狀性之體段也  
然而性之體段不偏不倚亭亭當當者是固道之所  
存也道之流行即事即物無不有恰好底道理是性  
之體段亦無適而不具焉如此看尤見體用分明不  
識何如忠恕之說如來論精義序引亦已亡疑言仁  
已載往返議論于後今錄呈所論一字若如老子以  
形而下者言則可與二三通數若如知言指道而言  
則難於復與器通數二三也心譬之水一節某意謂

孟子只將水無有不下比人無有不善意味極完性  
情之理具矣今將心譬之水去水上用意差錯許多  
字固不為無義但恐終費力耳所論知言中餘說再  
三詳之未有疑可復也

又

天命之謂性所解立言極明快但率性之謂道竊疑  
仁義禮智是乃道也今云循性之仁則有所謂父子  
之道却恐費力更幸瑩之又如審其是非而脩之則  
知之教無不充之類亦未穩當兼此首章三語以某  
所見更須詳味伊川先生遺書中語某亦方欲下一



南軒文集卷二十一  
轉語俟邱錄去求教也在中之說前書嘗及之未知如何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恐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便曰中者性之體若曰性之體中而其用則和斯可矣

又

示及中庸首章解義多所開發然亦未免有少疑具之別紙望賜諭也所分章句極有功如後所分十四節尤爲分明有益玩味但家語之證終未安家語其間駁雜處非一兼與中庸對其間數字不同便覺害事以此觀之豈是反取家語爲中庸耶又如所引證

及其成功一也之下有哀公之言故下文又有子曰字觀家語中一段其間哀公語有數處何獨於此以子日起之耶某謂傳世既遠編簡中如子曰之類亦未免有脫畧今但當玩其辭氣如明道先生所謂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傳之耳此乃是讀經之法若必求之它書以證恐却差濫也不知如何又如云此一節明道之隱處此一節明道之費處亦恐未安君子之道費而隱此兩字減一箇不得聖人固有說費處說隱處然亦未嘗不兩具而兼明之也未知如何



又

按固陵錄游公元符三年十月庚戌除監察御史今已改定攷其言行而游師友之淵源體之吾身而明義理之正當下句中字固有未安元晦欲作即其所至而益求其所未至恐亦未安蓋方建祠作記使學者知所景慕而遽云求其所至則語意似迫露學者將未能識其所至而遽指其所未至在薄俗不得不防其然也今更定云即其所至而益究夫問學之無窮則可見向上更儘有事意味似長也不知如何

又

仁之說前日之意蓋以為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為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中蓋言之矣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



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前日所謂對義體智而言其  
發見則爲不忍之心者非謂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  
爲發見正謂不忍之心合對義禮知之發見者言羞  
惡辭遜是非之心是也今再詳不忍之心雖可以包  
四者然據文勢對乾元坤元而言恐只須曰統言之  
則曰仁而已可也或云天地之心其德有四云云而  
統言之則元爲善之長入之心其德亦有四云云而  
主於生物者疑只云生物說生生之意不盡今詳所  
謂生物者亦無不盡者矣在中之義程子曰喜怒哀

樂未發只是中也蓋未發之時此理亭亭當當渾然  
在中發而中節即其在中之理形乎事事物物之間  
而無不完也非是方其發時別爲一物以主張之於  
內也情即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  
無內外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淪  
其情之理然能反之則亦無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  
得故也不識如何

又

觀所與廣仲書析理固是精明亦可謂極力救按之  
矣然言語未免有少和平處謂當循前人樣輒言約



而意該於緊要處下鍼若聽者肯思量當自有入處不然我雖愈極力彼恐愈不近也如何如何比見報承有改秩崇道之命竊計自有以處之矣兩日從共甫詳問日用間事使人歎服者固多但以鄙意觀之其間有於氣稟徧處似未能盡變於舊蓋自它人謂為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只是氣稟病痛元晦所講要學顏子却不於此等徧處下自克之功豈不害事願以平時以為細故者作大病醫療異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重以世衰道微吾曹幸聞此理不可不力勉也有如孤陋正望切磋之益焉此外尚有一

二事可疑此便頗速俟後訊詳列

又

某近年以來竊見尊兄往來考問之間講論知見甚異疇昔每用敬歎且因得以開益其愚陋者固非一端獨恨相去之遠願以未得詳日用間事為念蓋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古之人於其知見之進則又顧其躬之所履每患其不及而惟懼其有所偏焉故能日新而不疚此某所以亟欲詳聞用工進德之實以為相觀而善之益也幸共甫之來可以詢問則首訪而盡請焉得之共甫者亦多矣其所以慰鄙



心而增歎仰者固不用言獨其間有使人不能無疑者切切惻惻之義則在所不敢默也聞兄在鄉里因歲之歉請於官得米而儲之春散秋償所取之息不過以備耗失而已一鄉之人賴焉此固未害也然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曰王介甫所行獨有散青苗一事是耳奮然欲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此則過矣夫介甫竊周官泉府之說強貸而規取其利逆天下之公理而必欲其說之行用奉行之小人而必欲其事之濟前輩辯之亦甚悉矣在高明固所攷悉不待某一二條陳而其與元晦今日社倉

之意義利相異者固亦曉然度元晦初亦豈有所取乎彼哉特因或者之言有所激作遂欲增加而力主其事故併以介甫之爲亦從而是之是乃意之所如不自知其偏者也譬之有人焉於此執權以稱物之輕重初未至於偏也或指而告之曰此爲重矣執權者主其說曰吾猶覺此之輕也於是復就其所指之處增之使重而其偏始甚矣且元晦謂介甫青苗爲可取者以其實之可取乎抑以其名之可取乎以其實則流毒天下固有顯効以其名則不獨青苗凡介甫所行其名大畧皆竊取先王之近似者非特此一



事也竊取之名而何取乎且介甫自以其爲鄞縣掌  
貸穀而便於民故以謂可行於天下執一而不通天  
下之務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必欲其說之行故  
舉天下之異己者盡歸之流俗於是來合其說者無  
非趨附之小人旣欲其事之濟則用其說之合者小  
人四出以亂天下其勢則然也介甫初亦用程明道  
及呂晦叔輩其意豈不用賢而以其天資視呂惠卿  
之徒爲何等哉惟其欲其說之濟故舍異而用同卒  
至棄仁賢而任羣小也今元晦見吾行社倉於一鄉  
爲日前之便而遂以介甫之事爲有可取無乃與介

甫執鄞縣所爲而遽欲施之於天下者相類乎似不  
可不周觀而深察也此雖爲一事然明者胸中囚人  
激作而爲之增加斤兩以至於偏則懼其有害耳又  
來者多云會聚之間酒酣氣張悲歌慷慨如此等類  
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者不可作小病看前  
書亦嘗畧及之矣某每念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  
多因好事上不覺爽快偏了若曰偏則均爲偏耳又  
慮元晦學行爲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已下平時只是  
歲規它人見它人不是覺已是處多它人亦憚元晦  
辨論之勁排闢之嚴縱有所疑不敢以請深恐謾言



多而拂論少萬有一於所偏處不加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踰於元晦切磋之義其敢後於它人况其之不肖朝夕揀過不暇正有望於藥石之言是亦求教之一端惟深察焉

又

某幸粗安日往城南水竹間翻閱簡編或遂與一二士留宿頗多野趣不覺伏暑之度惟是歲月易徂每懷學不足之憂耳共甫甚得此方人情然所以望之者固不宜少自滿也聞府之初舉動多慰人意其樂義之風亦不易得耳前書所講及與岳前諸友書於

鄙意大抵無可疑仁說岳前之論甚多要是不可肯虛懷看義理某近爲說以明之亦只是所論之意却似稍分明今錄呈其間有未安處某昨得晦叔書却肯相信更俟相見與面剖也

又

來書披玩再四所以開益甚多所謂愛之理發明甚有力前書亦畧及之矣區區並見別紙嗣有以見告是幸中庸所引家語之證非是謂家語中都無可取但見得此章證得亦無甚意思俟更詳之所改定本亦幸早示得以攷究求教克齋銘讀之無可疑者但



以欠數句說克已下五處如何敬齋箴皆當書之坐  
右也洙泗言仁中當仁不讓於師之義舊已改孝悌  
爲仁之本巧言令色鮮仁之義今亦已正并序中後  
來亦多換却納一冊去上呈所謂觀書當虚心平氣  
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  
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  
審擇斯言誠是也然所謂虚心平氣者豈獨觀書當  
然其既已承命而因敢復以爲獻也其近作一拙齋  
記併錄往幸爲刪之安國所寄書冊今附去數見別  
紙石屏一枚似勝前如何共父之勢想必此來異時

却易得便第未知再尤之日懷向殊不勝情耳中庸  
集解俟更整頓小字欲盡移作大字又恐其間逐句  
下有解釋難移向後俟師聖之說多可疑然亦有  
好處也魏元履祇兩次作書託虞丞附去不知何故不  
達來諭皇恐豈有此哉今復有數字往問其疾且謝  
之也子飛家事聞之傷心其子之喪恐亦宜早歸土  
也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夫世之學宋中興之術以其子之好惡亦宜早觀士  
致未論皇極處而此為今對前無非難則其理且  
或也雖亦非海而必將善其理而後不昧其理不  
不亦其難也然必其理之善而後其理之善而後  
其理之善而後其理之善而後其理之善而後其理之善而後

南軒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書

答朱元晦秘書

共父相處二年心事儘可說見識但覺日勝一日亦  
不易得作別殊使人關情也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  
其誠意庶幾感通是問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  
分烏能有動乎孟氏敬王之義所當深體也所寄諸  
說亦畧觀大槩林擇之思慮甚親可重可重鄙意有  
欲言者不敢隱容後便一一寫去共講論也近來此  
間相識却是廣仲晦叔甚進德羨已入書院生徒十





五六人但肯專意此事者極難得耳

又

辱示書并見所與共甫書論校正二先生集事備悉  
然有說焉前次所校已即為改正七八後來者雖嘗  
見共甫云老兄又送所校來偶應之曰若無甚利害  
則姑存此本乃胡氏所傳者既而欲取一觀則亦因  
循而共甫亦忘送來此則不敏之過也然豈謂胡氏  
本便更不可改耶前日荅九書猶云後來者未嘗見  
也荅書之次日折簡徵于共甫而得詳觀其間當改  
處甚多方此參定又二日而領來教若以為一時荅

共甫之言忽而不敬與夫因循不敏之過則可若謂  
有私意遂拒人則內省無是也今以所校者改正近  
二百處矣當時胡家本極錯已是與諸公校過常恨  
此間無別本得兄校正甚幸如定性書前後語豈可  
無又如辭崇政殿說書表當在上殿劄子之後此極  
精當能發明先生正大之體有益於後學然其間有  
鄙意所未安以為不當改者亦不敢曲從如必欲以  
泝流為公流猶子為姪是也公乃是循流而下更無  
別說泝流窮源則可見用力底氣象也試嘗思之稱  
兄弟之子為姪無他義只是相公稱耳稱猶子猶或



庶幾焉當時先生此兩處稱猶子亦復何害若謂是  
文定改此兩處則胡爲他處不改也若此等却望兄  
平心易氣以審其是非焉已作簡共甫并亦時有數  
字注在所校卷子中想共甫須送往尚有欲改及可  
見告者毋惜却簽此卷見示庶成完書耳杖每念斯  
道知之爲難知大矣請事之功爲難氣甘之不易消  
化也而可長乎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此爲進步於仁  
仲由所以爲百世師也况如淺陋得來書警策之甚  
幸嗣此無替斯義爲望拭亦不敢有隱於左右也讀  
所與共甫書辭似逆詐億不信而少含弘感悟之意

殆有怒髮衝冠之象理之所在平氣而出之可也如  
何如何相察相正朋友之道吾曹當共敦之  
程先生集既有舊本可據當不憚改但心疑數處亦  
當注一作於其下所以存謙退敬讓之心下諭敢不  
深領

又

共甫之召蓋是此間著績有不可掩然善類屬望在  
此行也數日來聞二豎補外第未知所以如何若上  
心中非是見得近習決不可遁道理分明則恐病根  
猶在二豎去復二豎生不然又恐其覆出爲惡若得



有見識者乘此時進沃心妙論白發其姦批根塞源  
洗黨與一空之然後善類朋來庶有廖乎

又

復和仇虜使命交馳痛心痛心陳應球時通書極知  
憂國但未見所以濟之之策已去復召却又供職所  
不能曉想數得相見但今日所謂正人端士固有之  
惟是不知學不敢期望以向上事業耳湖南緣向來  
有位者惠姦長惡養成郴賊共父到頗能明信賞罰  
上下悅之今鄂兵集者五千人若措置得宜當數月  
而定但今時一種議論待盜賊只知有招安正如待

仇虜只說和一般此賊蹂踐三路殺掠無數渠魁豈  
可不殲焉特散其黨與可耳

郴桂盜賊幸有平定次第但安輯反側撫存凋瘵正  
惟匪易如病癰疽須消盡毒氣使血脉貫通方為無  
事共父甚留意偶來告有便介草草復附此

又

近世議論真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為可以濟  
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為合於時變世間號為賢  
者正墮在此中况其它哉此風方熾正道堙微率獸  
食人甚可懼也吾曹但當相與講明聖學學明於下



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又

諭及易與天地準以下一章細看惟文義聯屬處猶有所未達方更詳之恐有定論幸見教近看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恐正是謂易書之義蓋與上四句立語同後一句乃是總括聖人作易所謂生著倚數立卦生爻理義皆窮理盡性至命之事也不識如何

又

某今夏止酒又戒生冷意思頗覺勝常年一味善噉飯耳昨見所與劉樞書聞郡中旣以再辭之狀申省

今且當謹俟之也伯恭間居深山間想甚勝向來聚生徒之多聞亦有議之者曾得其詳否伯逢止酒甚勇在渠誠爲不易也所諭釋氏存心之說非特甚中釋氏之病亦甚有益於學者也但何有於我哉文義細詳之只是謂此數者非獨有益於我正欲學者進於此也正程子謂勉人學當如是也呂氏之談誠是添字較多若尹氏謂人孰能若孔子者哉又恐以若字易有字亦恐未安也大意固是聖人示人以近故以此數者自居若曰孰能若我則又恐非聖人辭氣耳吾有知乎哉尋常只承程子之說若文勢則上一句



疑辭也下一句斷辭也猶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不  
識何如

文

某幸粗安不敢廢學惟相望之遠每思講益殊不勝  
情耳近兩書中所講再三詳之如中庸章句中所指  
費隱雖是聖人尋常亦有說費處說隱處然如所指  
却未免乎牽強者恐此數段不必如此指殺某方  
亦草具所見更定異同處俟更研究後便寫寄也仁  
說如天地以生物爲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恐不若  
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爲人之心似完全如何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爲仁又曰公而  
以人體之故爲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爲深切愛終恐  
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  
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爲  
言也固與元晦推本其理者異然元晦之言傳之亦  
恐未免有流弊耳幸更深思却以見教中庸集義前  
日人行速附去不曾校得後見謄本錯誤處多想自  
改正也序文更幸爲櫛括其間有云若橫渠張先生  
則相與上下講論者也本作合志同方者也不知如  
何如此未穩亦幸爲易之劉樞再帥此開人情頗樂



之今次奏事所以啓告與夫進退之宜想論之詳矣  
因其牙兵行附此一紙它俟後訊

又

吳晦叔八月間遂不起極可傷惜湘中遂失此講學  
之友豈復可得近聞已葬矣有子方數歲也想亦爲  
動懷伯恭見報已轉對未知所言竟云何英州固爲  
病痛不小但其去也殊有所係近事想悉聞之使人  
憂心不遑假寐又伏思之吾君勤儉之德天必將相  
之有所開悟所恨臣下不能信以發志耳建康屢得  
書亦念歸也其它遠書莫盡

又

某已拜書偶有小事數日來方見李壽翁侍郎申明  
乞依舊法義米各椿穀在逐鄉都分中曾見此文字  
否此說殊當但朝廷下諸路常平司與州郡相度目  
前諸人例以爲不可行可嘆然壽翁所條似未盡而  
戶部鑄法固已沮之矣區區之意以爲可行但須條  
畫詳密乃可望兄試爲思而處之畫頃見教附此人  
回幸甚聞向來兄在鄉所措置歛散米事今極有倫  
理其間利病切想究復之甚熟矣願俟願俟

如湘中辛卯之旱浮徙者無數徙者後來



得歸十無二三此說得行當無此患文字  
恐未見錄一本去

胡明仲論語詳說雖能的當然其間辯說似亦有  
益於學者也有欲板行者於兄意如何章句或問書  
中所引周氏說爲誰某未見此書也再三思或問所  
條折誠恐前輩說中偏處有誤後學不可以不辯但  
一一辯析恐未能盡又似太費力只舉其大者與其  
條目使人推尋之如何然前所寄數紙詳讀又於愚  
慮所益固已不少恨未得盡見之也蓋其間非獨可  
正一事一義於其立言病痛來歷處究極之甚精也

又

盡僧只是一到城南經營卽爲劉樞閉在湘春作圖  
帳到今未出兩紙只是想象模寫得其大都其間有  
欠闕及未似處今且送往它時別作得重寄也書樓  
山齋方治材未立南阜未有屋湏它年屋成卽謂之  
蒼然觀耳書樓欲藏數百卷書及列諸先生像此一  
字亦求兄寫當不惜也

又

向來略有疑於辭受之際者無它只爲旣已堅辭後  
來只是堂中檢坐不許辭免旨揮未曾再被君命疑



以爲未可也今承來喻蓋已備曉但其尋常或慮兄  
剛厲之過今寬裕乃爾足見矯揉之功也夷齊事舊  
承用五峯之說謂夷齊讓國故見伐國事不是不食  
周粟在夷齊身分上當然是能全其清者也因諭及  
細思之非謂前日已曾如此今日更不得如彼只是  
清者之見自如此耳如何中庸章句知道不遠入章  
文義亦自有疑此便即行容續條去所謂欲作一略  
解甚善某近來看論語諸書文義間時亦覺平易中  
有味處病後鑿者戒以少作文字未欲下筆冬間有  
可求教者旋寫去盍簪之樂特見夢寐未知何日果

遂耶馳想馳想

又

胡廣仲一病遂不起極可傷惜渠氣本弱忽苦腿髀  
之疾鑿者謂腎氣有餘以耳遂瀉之自此泄利不止  
百藥無效經月竟至此第弱子稚尤可念渠邇來雖  
肯講論終是不肯放下病中過此猶爲及此意然胡  
氏失之亦甚害事也元履家事如何某寄賻儀等去  
已久都未得其子回信不知已達否晦叔在岳下無  
過從欲決意來城中要是渠自當離却婦翁家乃是  
伯逢月初已赴江東任諸公近來無甚講論德美却



來數日終未能近思也士子輩間有好資質肯向學者更看長遠如何此亦告之以循序務本而已近來讀繁辭益覺向者用意過當失却聖人意脉如橫渠亦時未免有此耳詩解諸先生之說盡編入雖是覺泛又恐學者須是先教如此考究却可見平淡處耳如何

又

某幸如昨但自家第赴官極覺離索之思耳日夕不敢廢學第覺向來語言多且易只欲且做工夫讀所寄來伊川先生簡語尤用悚然不知尊兄意如何每

玩來書未嘗無警益愈恨相去遠未得聚首耳中庸義邇來細讀自誠者天之道以下尤覺所解有工前函於鄙意尚多疑處今復旋具呈子重編集鮮必經商量刊成願早得之此書極有益也傳心閣銘序語誠贅刪之甚佳尤溪學記此本勝前前本大抵意不甚達耳某近爲邵州作復舊學記其間論小學大學意偶亦相類錄呈今猶未刻有可見教尚冀速示也岳麓書院邇來却漸成次第向來邵懷英作事不着實大抵皆向傾壞幸得共父再來今下手葺也書院相對按山頗有形勢屢爲有力者睥睨作陰宅昨按



棘往看四山環繞大江橫前景趣在道鄉碧虛之間  
方建亭其上以風雩名之安得杖屨來共登臨也它  
幾以道義自重

又

知言疑義反復甚詳大抵於鄙意無甚疑而所以開  
發則多矣其間數段謹錄呈今自寫出再看又覺此  
內亦有不必要寫去者亦宜附往論語仁說區區之意  
見學者多將仁字做活絡揣度了無干涉如未嘗下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工夫便做仁在其中矣想像此  
等極害事故編程子之說與同志者講之庶幾不錯

路頭然下語極難隨改未定方今錄呈亦俟諸老行  
寄去讀史管見當併往近看此書病敗不可言其中  
間有好處亦無完篇耳看元來意思多是爲檜設言  
天下之理而往往特爲譏刺一夫不亦隘且陋乎編  
通鑑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采舊史尤佳恐通鑑  
亦有所闕遺耳它懷併須後訊

又

比聞刊小書版以自助得來論乃敢信想是用度大  
段逼迫某初聞之覺亦不妨已而思之則恐有未安  
者來問之及不敢以隱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鮮若



刊此等文字取其羸以自助切恐見聞者別作思惟  
愈無靈驗矣雖是自家心安不恤它說要是於事理  
終有未順耳為貧之故寧別作小生事不妨此事其  
心殊未穩不識何如見子飛說宅上應接費用亦多  
更深加樽節為佳耳又未知然否

又

晦叔留此句餘備詳動止繼而游掾來亦能道近况  
欣釋為多見前後與諸人論掾舍出入之說剖析極  
子細窠後答游掾之語尤完呂子約雖知聖人此四  
句正是論心然未能明別其間始終真妄邪正之所

歸故遂惜其乍存乍亡為感用此其差亦不小來示  
似未以此告之耳近因游掾來理會出入字有答之  
之語錄呈未知尊意何如易與天地準章後來愚意  
亦近是然不如來說之詳明更不寫去

近來士人雖亦有漸向裏者然徃徃為邪說引取大  
抵是不肯於鈍遲處下工要求快便故差錯耳蘄州  
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諫天資低所致若臨川  
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務勉其在已者若  
立得無一毫滲漏則自是孚信有非口舌所能遽挽  
回也伯恭已造朝兩得書聞上聰明肯容直言但陰



盛陽微未見復亨之象耳柰何柰何

又

某食飲起居皆幸已復舊向來且欲完養此數日方  
出報客城南亦五十餘日不到昨一往馬綠陰已滿  
湖水平漫亦復不惡方於竹間結小茅齋爲夏日計  
雨潦稍定即挾策其間也嘗令畫圖俗工竟未能可  
人意俟勝日自往平章之方得寄往耳伯恭近專人  
來講論詳細如此朋友真不易得但論兄出處引周  
之可受之義却似未然又向來聚徒頗衆今歲已謝  
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導某謂來者旣

爲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於義大抵渠凡事  
似於果斷有所未足耳誠之資質確實有忘世故心  
寔愛之但正宜爲學不然恐未免爲才使今歸必首  
去求見某以乍出人事頗多姑遣此紙早晚樞師又  
自有人行也孟子解渠却錄未畢樞師處却將寫了  
當祝封呈餘幾爲道自重

新刊張南軒文集卷之二十一



新刊張南軒文集卷之二十二  
書

答朱元晦

通鑿綱目想見次第甚有益於學者也垂諭胡致堂  
所論五王不誅武后事偶無別本在此檢得然亦大  
綱記得其說武氏誠當誅畢竟既立其子難誅其母  
如來教所云至於予奪輕重之間不過告下唐家宗  
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  
耳亦豈是長策以其愚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  
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是嘗為武后





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  
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于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  
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  
祚有太山之安矣試思之如何不復夢見周公章恐  
只當從程子之說夢寐之間亦思念周公之事如見  
其人然猶云見堯羨牆之類也若謂真見周公於夢  
周公不可見而見之夢而有妄恐非聖人之心也若  
傳說却是世上真有箇傳說非妄也何有於我哉某  
後來只改作何獨我有之之意程子所謂使學者勉  
進乎此者也若如向來所謂尹子之說孰能若孔子

者哉終恐非聖人辭氣耳近晦叔理會久假而不歸  
焉知其非有謂雖使其久假不歸亦懵不知非已物  
某恐孟子之意爲此言却是開其自新之路曰烏知  
其非已有也謂至其能久假而不歸雖未敢便謂其  
能有之亦安知其非已有乎辭氣蓋完全也如何九  
月間曾拜書送城南園并錄小詩去且求書樓大字  
不知曾送否都不見來書說及耳書樓已成只是三  
間字稍大於月榭可也願早得之牛李所爭維州事  
當如何處置温公之說然否

又



某黽勉爲州不敢不敬深惟聖人心誠求之與以人  
治人之義庶幾萬一而未之能也幸人情粗相安蠶  
麥差熟丁稅朝廷蠲末等無常產之輸七萬餘緡稍  
寬目前但弊根不除少湏更力論之惟是與利之臣  
日進將恐多所紛更孤迹其可久於此耶

又

某出入省戶口負素飡反復古義不遑寧處晦叔行  
時已畧言所處大槩有以告之是望區區在此不敢  
不盡誠政恐學力不到無以感動惟悚懼耳正論極  
微假借爲此論者未嘗了然於義理之所在而徒慮

回於利害之末途自顧藐然之身其將何以障此波  
瀾然苟留一日不敢不勉用是瞻仰有不勝言伯恭  
鄰墻日得晤語近來議論甚進每以愚見告之不復  
少隱也

又

日自省中歸即閉關溫繹舊學向來所見備處亦漸  
有覺但絕少講論之益無日不奉懷耳西銘近日常  
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  
政爲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  
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爲同胞



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  
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  
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引聖人老者  
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閻  
範之說極佳即以語伯恭矣只如此讀過誠可戒也  
伯恭近來儘好說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  
見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  
肯誦言排之耳今亦頗知此爲病痛矣孟子答公都  
子一章要項如此方爲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  
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此話到此尤覺難說邪

論甚熾人心消蕩一至於此每思之不遑寢食也柰  
何柰何

又

祈請竟出疆顛倒絆悖極有可憂某月初即求去蓋  
會慶在近不忍見犬使之至也自惟誠意不充無以  
感動且當歸去勉求其在已者今日大患是不悅儒  
學爭馳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生嚴恭寅畏事天保民  
之心爲迂闊遲鈍之說向來對時亦嘗論及此上聰  
明所限無人朝夕講道至理以開廣聖心此實今日  
興衰之本也吾曹拙見誠不過此來書以爲未有孟



子手段且循此途轍爲少悔吝是也但孟子亦何嘗  
外此意特其發用變化別耳知言自去年來看多有  
所疑來示亦多所同者而其間開益鄙見處甚多亦  
有來示未及者見一一寫俟後便方得上呈更煩一  
往復庶幾粗定甚恨當時刊得太早耳

又

某出入省戶日愧亡補所以見告者所謂實獲我心  
但請對之說容更思之區區本欲俟轉對對却在正  
初又恐遲耳自念學力未到誠意不能動人只合退  
歸勉其在我者然竊念吾君聰明勤勞不忍只如此

舍去當更竭盡反復剖判庶幾萬一拳拳之心不敢  
不自勉惟吾兄實照知之寫至此不覺酸鼻也

又

西銘之論甚精乾稱父坤稱母之說某亦如此看蓋  
一篇渾是此意也但所論其間有一一語鄙意未安  
俟更爲精讀深思方報去所貴乎道者三上蔡之說  
誠欠却本來一段工夫二程先生之言真格言也某  
近只讀易傳及遺書益知學者病痛多立言蓋未易  
也知言之說每段輒書鄙見于後有未是處却索就  
此簿子上批來庶往復有益也近來又看得幾段及



昨日讀寄來者皆未及添入俟更詳之然便寄去

又

甚邇來思慮只覺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不敢不  
勉每得來書益我厚矣蓋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  
自處高執之固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  
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  
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它書真難讀也西銘所  
謂理一而分殊無一句不具此意亦謂鄙意然來示  
亦盡之矣但其間論分立而推理一與推理以存義  
之說頗未相侖某意以爲分立者天地位而萬物散

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  
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  
分之殊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  
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  
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  
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蔽也似不必於事親  
事天上分理與義亦未知是否魯子之言二先生互  
相發明可謂至當知言疑義前已納呈今所寄尤密  
方更參詳之伯恭近日儘好講論喬拱在此如此等  
士人甚難得潘友端年方十七而立志殊不凡皆昔



用力潘今暫歸省俟其來皆令拜書去求教李伯諫  
林擇之兄弟各有報書陳韓在此時相見亦肯回頭  
但頗草草耳某近因與喬潘考究論語仁處論亦有  
少說續便錄呈晦叔猶未得到長沙書共父想已過  
九江探伺渠到家專人唁之是時亦得拜書憂患中  
正宜進德此有賴於兄也今日達官似皆不逮之故  
愛之尤深而責之尤重耳元履所謂但證候小變者  
鄙意亦云爾遺書當更令脩治近與伯恭議欲取此  
版來國子監中儘可脩治耳

又

某備數于此自仲冬以後凡三得對區區之誠不敢  
不自竭

上聰明反復開陳每荷領納私心猶有庶幾乎萬一  
之望正幸教誨之及引領以冀也講筵開在後月自  
此或更得從容以盡底蘊惟是迹孤愈甚側目如林  
此則非所計也劉樞歸想得款曲憂患中益進得業  
異時當大慰人望晦叔已行未耶聞其歸計費力極  
念之亦有一書不知尚可及否太極圖解析理精詳  
開發多矣垂誨甚荷向來偶因說話間妄爲它人傳  
寫想失本意甚多要之言學之難誠不可容易耳圖



解頴子細看方求教但覺得後面亦不必如此辯論之多只於綱領處拈出可也不然却只是騁辯求勝轉將精當處混汨耳如何

又

某十三日被命出守次日早出北關來吳興省廣德家兄翌早可去此自此前途小憇殘暑即由大江歸長沙故居偶見陳明仲知有的便具此紙奉報自惟備數朝列荷吾君知遇乞無所補報學力不克無以信於上下歸當溫繹舊學益思勉勵它皆無足言惟是吾君聰明使人眷眷不忍置耳

又

某龜勉南來視事踰旬矣廣右比之它路寂為廣莫而彫瘁則寂甚蠻落睢肝邊備寡弱日夜關慮固當以安靜為本然要須在我有隱然之勢則安靜之實乃可保方考究料理不敢苟目前也遠方法度廢弛惟以身率之立信明義庶幾萬一諸路土宇祖宗良法今虛籍雖存而其實都亡方尋繹舊規若此事有緒庶幾邊防差壯誠之已來未到也南來朋舊闊遠殊重離索之嘆偶府中遣人買茶略附此紙少定專人去相看共父想已到建康責任甚重臨行示略獻



區區也

又

某守審條入閱朔矣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無喜之言日夜黽勉悚惕之不暇所幸網紀粗定人情頗相信向又歲事極稔盜賊屏戢目前僥倖無它而環視一路可寒心事極多邊備兵政亦隨力葺理保甲一事亦頗有條理惟是自靜江之外諸郡歲計闕匱異常甚至官吏之俸軍兵之糧此亦何以爲郡坐視民愈困此有請願與憲漕共考究一路財賦底裏通融均濟之計幸蒙賜可才此詳請熟慮庶幾有以少

寬然其間曲折亦多又不敢欲速也學校畧與整備士子中亦有好資時呼一二來郡齋與之講論庶知向方三先生祠甚設有小記納去凡此不敢不盡區區耳官察其初頗有拘束之嘆蓋習於放縱已久今却極相安有樂趣事之意其間亦有數人慙實可委其餘隨力使得自展有不率者先之以訓督不悛而後加以法邇來覺得斂縮者多也此路向來盜賊之多正緣配隸之人萃焉例皆逃逸爲害比嚴首捕之科明其賞罰接踵而至幾無日無之收其強壯以爲效用故少戢也然廣中之人亦有多犯法徒流真



有刑不足以勝姦宄使人愧懼恐凡見念欲知其詳  
故縷縷及之靜江氣象開廓風氣踈通覺得無瘴癘  
寒暄之候殊不異湘中環城諸山奇變柳子厚所謂  
拔地峭堅林立四野此語足以盡其大槩近觀水東  
諸巖空明寬敞惟龍隱最爲勝絕蓋在小溪之濱水  
貫其中深窈停湫以舟入焉石色特青潤嶙峋變怪  
殊可喜也某日間亦得暇讀書但覺向來語言多所  
未安尤不敢輕易立辭中庸末章自衣錦尚綱而下  
反復引詩明慎獨始終之道區區朝夕惟從事於此  
而未之有進也誠之在此極得其助近亦得暇讀中

庸章句晦叔許一來已遣人取之旦夕可到相與講  
磨庶少慰離索也共父處人回得書請祠之意甚濃  
聞所施爲大抵類長沙長沙之人今歲緣茶賊之擾  
害人甚思之但某前書勸渠謙虛使人得以自盡人  
才大小皆有用處而報書謂到江上尤不見有人才  
亦實懼此語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辦通都會邑豈無  
可器使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彼無以自見耳若當  
大任恐有所妨方欲作書述此意亦望兄自以已意  
開廣之今日達官如是公誠亦不易得望之深耳伯  
恭今次講論如何得渠書云兄猶有傷急不容耐處



南軒文集卷之三十一  
某又恐伯恭却有太容耐處然吾曹氣習之偏乘間  
發見誠難消化想兄存養有道如某病痛多兢兢之  
不遑正有望時加砭劑也陸子壽兄弟如何肯相聽  
否子澄長進否擇之亦久不聞問矣無咎昨寄所編  
祭儀及呂氏鄉約來甚有益於風教但鄉約細思之  
若在鄉里願入約者只得納之難於揀擇若不擇而  
或有甚敗度者則又害事擇之則便生議論難於持  
久兼所謂罰者可行否更須詳論精處若閑居行得  
誠善俗之方也賀州有林君勳本政書想亦須見謾  
附一本其間固多未盡然其人一生用工於此其說

亦着本可貴此外又於其家求得數書有論屯田項  
目亦甚有工才抄錄續當奉寄此公所至有惠政乃  
是廣中人才之卓然者殊惜其不得施用也所欲言  
甚多未易殫究餘見別紙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書

答朱元晦

某黽勉於此亦復一載幸人情粗相安惟是思爲久  
遠之計早夜不敢違寧耳本路鹽法正緝諸州荒寂  
都無甚所入全仰漕司撥鹽息以爲歲計往年行客  
鈔賣數極不多却有折米錢甚重民深病之因此致  
盜賊後來改改爲官般而罷折米中間廣東以爲不  
便而爭之再行客鈔然所賣數多蓋要足漕司歲計  
與諸郡之用只一二年鈔大積壓諸州例窘急而漕





計亦不足於是復行官般只以靜江言之若無此便無以文梧今靜江措置頗有倫緒不抑賣不增價公私皆便之鹽價反賤於客鈔之時若諸州俱能如此則當不至爲害但諸州漕司撥得息少彼無以自足則增抑之事從此而生故某有前日論奏後來漕司蔽護不肯增給近頗得要領已再言之恐可遂也大抵此路窮薄祖宗時全仰外路應副今每歲反應副外路鄂渚大軍錢靖州歲計錢及買馬錢合二十一萬緡則安得不費力極本窮源而論之須於此減得然後鈔法可行不然則立致敗闕也恐欲知曲折畧

此布之虞帝廟碑已求得季克字甚古磨崖比舊刻處乃大勝蓋舊刻多破縫填補今缺文皆是填補處脫落今所磨却甚平完見議下手刊刻也所寄孟子數義無不精當某近頗得暇再刪改舊說方得十數段候旋寫去求教可欲之謂善誠當指人而言如橫渠之說蓋凡可欲者善而不可欲者惡也人之所爲有可欲而無不可欲者則之人也謂之善人信字亦如來喻皆是指人而言如此下語如何金聲玉振之說條理云者只是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也若指條



理為脉絡却恐未順中庸大學章句亦已詳讀有少  
商量處須更子細反復也易說未免有疑蓋易有聖  
人之道四恐非為卜筮專為此書當此爻象如此處  
之則吉如此處之則凶聖人所以示後世若筮得之  
者固當如此處蓋其理不可違而卜筮固在其中矣  
如蜀莊則專用之於卜筮者也然亦不敢輕論俟更  
深考山中諸詩紆餘淡泊諷之不能已但覺其間猶  
時有未和平之語此非是語病正恐發處氣稟所偏  
尚微有存也更幸深察之游誠之官期到行已旬日  
其人明決有力向來良得其助但義理儘少亟泳辭

色間多與人忤正須深下工夫乃佳耳陳擇之今却  
留此通曉民事好商量但講論多有成說為礙耳近  
見季克寄得劄州李士人周翰一文來殊無統紀其  
人所安本在釋氏聞李伯諫為其所轉可慮可慮方  
耕道聞氣象差勝舊書辭亦然可喜但適遭府公新  
政科配諸州錢物不少渠雖力與之辯不肯承當恐  
蹤迹或不能久安耳

又

某龜勉所職無補是懼目前幸歲稔盜息人情相安  
但環視一路可為寒心者多亦切考究以其大者控



陳矣伯恭相聚計講論彼此之益甚多恨不得從容於中也寄示學者講論一紙所論萬物皆備一段意亦近裏大抵不能反身則自不與已相干它人飽食何與已事反身而至於誠則樂莫大矣誠則實能有之也又論未感時四端混爲一理却有未安未感時雖是渾然而所謂四端之理固已具於中及其感則形見也聖智巧力某後來改舊說頗詳續錄三武氏事誠有難處維州之說正是歸心尚有少曲折後便併盡久假不歸當從晦叔韓曾用財之說甚善甚善甚此間應接賓客民事逼近兩時又將兩時退而考

究細繹訪問此外尚得讀書餘暇有可見教不惜示及

又

出處之計竟何如須着一出否孟子鮮等殺版得遂漫出非兄致力豈能便爾感幸感幸向來固屢蒙喻及是時已復不能收拾要是因循皇恐耳近年讀書頗覺平易中意味向來多言徒爾爲贅欲下手痛加刪正終以官守事奪不敢草草耳所部自增給陸息之後頗可文梧橫斂苛征得以嚴戢比復有請漕司轉增撥鹽數諸州轉增鹽價並以違制論諸州將鹽



息撥入公庫充燕飲饋送等費並坐贓論已蒙如請  
行下文請以見在二十萬緡專椿克漕司買幹鹽本  
二十萬緡專備借諸州搬鹽本此乃是一路根本一  
毫不得妄動每歲終申省蓋無此鹽法便倒了一路  
便受害向來幾爲妄吏羨獻是絕一路命根也可懼  
可懼此情亦已行下同運司措置椿管應濟矣趙若  
海若得疏通曉事便自見此今日正受漕臣得人庶  
幾一定之論可以凝固也諸邊悉寧但未陰雨之計  
不可不素整今靜江教兵頗成次第矣邊頭所患少  
財亦已有請度幾規摹悉定有可繼之實耳偶有一

項錢爲三邊州諸爲回易之本若得此三年之間招  
補將兵闕額修堡塞利器械可有未久隱然之勢無  
南顧之慮矣適會新憲到官未一月而殂拙者復通  
攝兩臺事緒雖多然凡事血脉究見不敢不竭鄙心  
也續俟聞出處定論別專人脩問次

又

某丐祠乃不獲命一味皇恐已再具請度必蒙矜允  
黽勉於此且三年矣此間氣燥而風烈久處其間豈  
得無所傷加以災患悲悼之餘尤覺費調護况事  
理自當閑退此請若尚未遂當更力言耳然未去間



種種不敢少忽遠近幸寧靜人情相安頗覺省力但  
義不得不求歸頤惟主恩曾未有毫髮之報區區何  
敢有懷安之念哉兒子護亡室之喪已抵長沙以此  
月葬事卜地得之湘西山間某須嘗見之頗爲穩密  
惟是自失相助家事細大無不相關今凡百悉從痛  
省只覺恬靜之爲安矣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  
痛變移氣質湏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舊說多  
所改正它日首以求教向來下十章癸巳解望便中  
疏其繆見示兄閑中想得專精於文字間殆亦天意  
也中脩大學章句極涵蓄有味它解想皆用此體通

監工夫今何如有相從者否近東廣一二士來相見  
篤茂可喜此間士人似未及之良才美質何處無也

又

學中重刻賁沈納一軸并十本去近思錄方議刻欲  
稍放字大耳詹潛體仁孜孜講學每相見職事之外  
即商確義理殊爲孤寂之慰其趣向亦難得也本路  
州縣間人才尋常不敢忽有思慮有才力者亦得數  
人有邕州倅吳傅者雖是粗疎然忠義果斷疾惡如  
讐緩急可用亦謾及之

又



石子重陳明仲魏應仲三書煩爲自使轉達林擇之  
久不聞問今何如近復有何人相從長進者誰誠實  
肯作工夫耐久者極難得也鄭自明直言亦不易容  
愛其直固是可喜事但未見用其言而自明兩遷矣  
言者亦更須審顧也趙若海固爲才健但近來出  
按諸郡拘覈錢物殊有過當處凡郡之財悉拘入漕  
司寄 庫遂致有無鈔支俸散衣處昨日報却與廣  
東詹漕兩易渠尚未歸也詹却頗有氣味舊熟識之  
但渠素主張行鈔法渠未見此路利害得其來同作  
一家事共議其至當尤幸耳本路緣數劇盜皆就擒

遠近殊恬靜邊上緣向來多是姑息不立壞却綱紀  
近頗脩正二三矣大抵議論往往墮一偏孟浪者即  
要功生事委廢者一切放倒爲害則均耳

又

論及大學中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處當讀作僻字  
反復詳之甚顯然且是上下文義貫穿無可疑者其  
理則於脩身齊家極爲要切易傳所謂妻孥之言雖  
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亦是意也想靜中玩  
繹多所發明恨未得盡聞耳某數年來務欲收斂於  
本原處下工覺得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但氣習露



見處未免有之一向鞭撻不敢少放過久久庶幾得力耳冬夜殊得讀書之暇溫繹舊說見得其間縱有說得是處亦復少味益恨向來言之容易甚思得閑從頭整頓過所欲面承者蓋非一事也自甲午病後雖痛節飲但向來有酒積在腹間才飲一兩杯便覺隱隱地遂禁絕不復飲蓋亦效賢者之決也以此益覺精力勝前耳於所講論皆無疑獨易說未得其安亦恐是從來許多意思未能放下俟更平心易氣徐察之也所謂若稍作意主張便爲舊說所蔽此豈獨讀易爲然凡書皆爾豈獨說書爲然凡事皆爾理道

本平鋪放着只被人起意自礙了然此非是要它不思量蓋只爲正有害於思耳

又

某比者蒙誤恩因任辭而不獲極用悚皇但再三思之事理有不容久冒昧於此想兄亦悉其詳身之利害非所問正恐或至貽害一路蓋帥司事動涉邊防而皆係屬密院耳少俟開正後當力控陳其間曲折遠書未易具布也凡何以幸教之本路諸事幸粗定諸州例頗舒若得計臺以根本爲念不爲新奇不迫以舊適庶乎可以望休息但他人所見類多不與此



意同柰何然在區區不敢不竭誠盡力也苟一日未去此則不敢少忽耳

又

某新歲來即欲申前請適以買馬事方興不免少待近已畢事即日走价控陳執事者漠然不以爲意今力具劄子至上前度可必得請想當在後月來也如或尚未得隨即更請以得爲期非惟已分時義所當退閑兼久處炎方某頑軀雖幸差健然恐氣血未免爲所蒸薄兒子素來氣弱哀苦之後遂得肺疾尤非熱地所宜殊爲之憂慮耳遠方之人似頗相信凡百

易於號令比初到甚省力但朝廷旣無相知者脫有意外深懼不相應此尤宜速去耳詹體仁慤實肯講學不易得但未免弱蓋膽薄而少決今日善類多有此病在此每力扶之終似覺難以此思剛明之資誠不易得相與任重行遠要須得若人輩耳來論

之病鄙意政謂然亦屢告之覺得似安於此然力箴救之不可已也氣稟與家學之說誠然不能矯正只是剛明不足耳

一種議論後生輩淪入心府

已覺流弊甚害觀

意亦近之渠一對之後又復

且墮衆而處亦何能爲有無哉此特爲尊兄言之可



耳近得劉子澄書云 正似范淳父避世金馬此  
是何議論金馬豈避世之地耶范淳父當時同温公  
脩書事自不同温公所稱意自別耳尊兄閑靜中玩  
理甚精每得來書論學及政及評品人才未嘗不犁  
然有當而躍然有省且慨然有嘆也吾嘗豈私於所  
好哉自覺理有不可易者要當相與貞固勉厲而已  
數年來尤思一會見講論未知何日得遂耶中庸大  
學中三義復辱詳示今皆無疑但截取程子之意似  
不若只載云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嘆緊爲人處讀者  
其致思焉則已是拈出此眼目使人不敢容易看過

矣如易傳中多有如此等意思誠解經之法也如云  
之埋知道者默更幸詳之學記得兩石甚堅潤且厚  
而觀之可也

見磨治刻字當點檢子細日俟額字之來耳所安碑  
刻文字寄去數具別紙林擇之可念當時似不必如  
此遠去耳今亦分俸薄助之附此便告幸爲轉達吳  
門蹤跡亦見別紙陳鄭兩書已付吳德夫但鄭君已  
赴銓矣吳晦叔已葬子殊幼弱耳湘中士人有周夔  
者舊嘗相從近來此相訪頗覺長進似是後來可望  
者蓋天資元來剛介今却肯作工夫耳以毋老不得  
久留今歸矣有新貴州守陳唐弼過此頗有志於事



爲於邊防兵法屯田等事皆曾講究乃一有用之才其父規紹興間與劉信叔同守順昌者也亦恐欲知游誠之時得書否心極不能忘之然要須更加勤治之功耳亦幸時因書告語此等資質宜有以成就之石子重之對如何後來有何學子及人才中有可見語者因書却幸筆及英州兩遣人看之數日前得書頗似悔前非有欲閑中讀書之意未知如何又恐爲釋氏乘此時引將去也義利交戰卒爲利所奪君子小人相好卒爲小人所汨蓋亦理勢之必然此渠前日之爲亦不勝其責也然誠是終可憐耳建康數通

問否近日意思作爲復如何此僻遠終是踈得音書且都不知事耳

又

此間歸長沙一水甚便只數日陸行到清湘登舟春夏間不十日可泊城南書院堤下矣學中見刻易傳湖廣間難得此本耳近思錄中可惜不載得說舉業處幸寫示尚可添入是兄一手所編書此不欲自添也舍第數數拜書否隱齋着語願亟見之

又

前時承書中諭及狄梁公書法甚善使梁公親聞之



亦當爲法受惡無所辭此義烏可不立也管寧之徒亦誠如所示栳近因讀春秋胡氏傳覺其間多有合商量處程先生之說雖少然總領畧具矣本路新漕詹君儀之體仁豈弟愛民凡事可以商量又趨向正孜孜以講學爲事時過細論殊慰孤寂舊在嚴陵相見頗惑佛學今却不然亦得伯恭之力其人恐有可望也工廣亦有二三士人肯思慮能自立者但向來無師承方告以所當馴之序耳

又

尊嫂已遂葬事否卜其宅兆固當審處然古人居是

邦即葬是邦蓋無處無可葬之地似不必越它境費時月泛觀而廣求也君子舉動人所師仰近世風俗泥陰陽家之論君子固不爾但恐聞風失實流弊或滋耳更幸裁之

又

游掾後來曾相見否計今已還也晦叔不知尚留彼中否中庸後解想已付渠來甚欲見也知道不遠人章鄙意以爲須將人字做人心說亦是旋添入不若更平易看只是道初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爲道而不近求之於其身尚何所爲道故有伐柯覘視之譬知



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已本均有也故以人治人如此  
看似意味爲長不識如何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